

七月十四

July
Fourteenth

徐霖◎著

阴灵缭乱，夜行人惶恐不安。
锦衣裹身，异都市凶咒弥漫。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

七月十四

徐霖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月十四/徐霖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5113-0948-8

I. 七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39803号

七月十四

著 者 / 徐 霖

责任编辑 / 文 锋

封面设计 / 荆棘设计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16开 印张 / 15.25 字数 / 235千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948-8

定 价 / 26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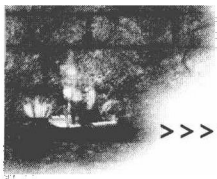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七月十四

- 001/ 第一章 奇特的招聘
- 009/ 第二章 莫安安的秘密
- 027/ 第三章 惹不起的黑木柜
- 041/ 第四章 亡魂伤人
- 055/ 第五章 真相初见端倪
- 073/ 第六章 无路可走
- 085/ 第七章 解药
- 111/ 第八章 死亡真相
- 133/ 第九章 寻找捐助人
- 151/ 第十章 安格格之谜
- 203/ 第十一章 欲望深渊
- 217/ 第十二章 死亡倒计时

第一章 奇特的招聘

好好一个办公室干嘛布置得跟灵堂似的。林子键见后非常不满。



>>>>七月十四<<

夕阳如血，把林子健小小的客厅映得红红的。

他坐在沙发上，前面的小茶几上，全被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挤得满满的，他认真地用笔一张张勾画着。半天过后，他终于忍不住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这年头，为什么想找一个好工作这么难呢？

他伸了个懒腰，向厨房里正在做饭的女友莫安安问道：“安安，今天的晚报呢？是不是还没送来？”

莫安安从厨房走了出来，美得活脱脱就是古代仕女图里走下来的仙女。夕阳照在她的脸上，把她的脸映得红彤彤的，更平添了几分妩媚。

林子健看得有些痴了，愣了半晌才想起刚才的问题，重又问道：“今天的晚报呢？是不是没送来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，莫安安亮晶晶的眼睛正注视着窗外的斜阳，直到斜阳落入地平线，她才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进了卧室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他。

接过报纸，林子健重又坐了下去，很快，他的眼光就被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住了：SHU公司诚聘业务经理一位，限男性，长相要帅，东大毕业，必须是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。

“靠，这都是些什么鬼条件，连生辰八字也要限制，又不是选女婿！”林子健愤怒地把报纸摔在地上，又不解气地踩了几脚。



可是，他的眼睛忍不住又瞟了过去。天啊！年薪竟然高达五十万元，这条件实在是太吸引人了。

莫安安凑了过来：“子健，在看什么？”不等他回答，耳边就传来莫安安兴奋的尖叫声，“子健，这工作好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！”

啊，林子健仔细一想，农历七月十四的生日，正牌的东大高才生。确实，这不是正指自己吗？

他不相信地揪了揪自己的头发，这毛病是林子健从小就有的，只要一兴奋，他就会忍不住揪自己头发。

林子健是一个穷小子，尽管是正牌的东大高材生，却时运不济，一直没找到理想的工作。自己单身时还没什么，可自从结识了莫安安，看她整天跟自己吃苦受累，他才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莫安安过上好日子。

尽管手头很紧，林子健还是咬咬牙从劳务市场找了一个叫吴妈的保姆，照顾他和莫安安的一日三餐。莫安安不是一个闲得住的女孩，总是时不时地就放吴妈一段大假，亲手操办家里的一切。

如果自己真能应聘成功，那么莫安安就能跟着自己享福了。林子健正美滋滋想着时，却听到莫安安，一改刚才兴奋的语气，无比哀伤地说道：“子健，你能答应我，不去 SHU 公司应聘吗？”


林子健奇怪地看着莫安安，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己放弃那么好的机会。他不想答应，可她那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让他的心一下子软了：“好！”

尽管他答应莫安安不去应聘的，可一想到那么好的岗位，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，他还是瞒着她偷偷去 SHU 公司。

林子健以为条件这么离谱和苛刻，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竞争对手。可一到 SHU 公司，他就知道自己错了。招聘办公室门外，早已经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。林子健苦笑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同一天生日的人？

如果换成平时，林子健早就跳着过去，对他们一一拥抱，并告诉他们，他们是同一天生日的有缘人，可今天林子健再也没有这个兴致。多一个有缘人，就会多一个竞争对手，林子健真地太渴望得到这份高薪工作了。

如果一年拿五十年薪，那他第一件事，就是换一套宽敞的房子，最好有



>>>七月十四<<

一个院子，里面拴一架秋千，林子健想着莫安安坐在秋千上，荡来荡去的样子，心就醉了。

“林子健，进来。”

直到办公室里连喊三次他的名字，林子健才反应过来轮到自己了。

招聘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娇小的女孩，那女孩一见到林子健，刚才还绷得紧紧的，一下子松开了，她几乎是从椅子上，直接跳到林子健面前的，“你好，我叫黄樱。”

应聘竟然出奇顺利，这个黄樱仿佛就是一直在等待着林子健到来似的。林子健刚递上他的简历，黄樱就告诉他：“你被录取了，明天就来上班吧！”

林子健恍然如梦，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

晚上回到家，林子健轻描淡写，告诉了正在厨房洗碗的莫安安。“哐当”一声莫安安手中的碗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，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，半晌才颤悠悠说道：“子健，别去好吗？我好害怕。”

林子健把莫安安揽进怀里，温柔地问道：“告诉我，你害怕什么？”

莫安安幽幽叹了一口气：“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我害怕你会变坏。”

“你啊，真是一个小傻瓜。”林子健忍不住笑了。

上班才几天，林子健就惊奇地发现，这家公司感觉怪怪的。

首先是自己的工作，SHU公司付这么一大笔薪水给他，应该不会养闲人，可自己每天却无所事事，整个就是一个闲人。每天坐在办公室喝喝茶水，玩玩电脑，好几次，他都忍不住问黄樱：“就没有事给我做吗？”

可每一次都听到，黄樱彬彬有礼地告诉他：“暂时还没有。”

不过机灵的林子健很快就发现，不是公司没有事给他做，而是他要做的事情，黄樱全部替他做了。难怪这黄樱好像总跟自己有仇似的，从不给自己一个好脸色，敢情是心里不痛快啊！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说林子健之前觉得那招聘广告透着古怪，现在则更加证验了自己的感觉。

还有这办公室的布局，怎么看怎么不舒服，窗帘是黑色的，就像竖着两道

黑色的挽联。而中间那黑色的文件柜，猛一看，就像是一口黑色的棺材停在那里，给屋子平添了一种说不出的诡异。

“黄樱，好好一个办公室，怎么布置得像个灵堂啊？”林子健不满地嚷道。

黄樱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起来，牙齿也上下不停地撞击着。

看她紧张害怕的样子，林子健玩心顿起，忍不住冲着她扮了一个鬼脸，嘴还不忘学着鬼片里的样子嘟哝着：“黄樱，我好寂寞，你下来陪陪我……”

“扑通”一声尖叫，黄樱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林子健手足无措地看着晕倒在地上的黄樱，不明白她怎么会这么胆小？本来这小姑娘就看自己不顺眼，这下倒好，又结上梁子了。

“林经理，你相不相信诅咒？”这是黄樱醒来后跟林子健说得第一句话，他听了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黄樱瑟瑟发抖道：“诅咒，马上又要来了！”

他狠拍了几下黑木柜，大大咧咧地道：“钥匙是不是在你那？”

“钥匙只有董事长有。”黄樱说完还不忘叮嘱一句，“你千万别打它的主意，诅咒放出来，会死人的！”

她走后，林子健围着那黑木柜转悠了半天，实在搞不明白这黑木柜是做什么用的？如果说用它来装文件，那在这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里，也太格格不入了吧！可如果不用来装文件，它又用来做什么呢？而且它的外形，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立起来的黑棺材，这也太怪了。林子健走出去，向一个同事随口问道：“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办公室很怪？”

那人看了一眼林子健，又看了一眼办公室：“林经理，我要干活了，公司规定，上班时间不准聊天的。”

林子健只好没趣地又钻进了办公室，独自研究起那黑木柜来。黑木柜的材料很厚实，一看就很重的样子，锁是一把很古朴的铜锁，细细一看，才发现上面竟然有一个小小的奠字，看样子还真是按着棺材做的。

晚上吃过饭，林子健一直心神不宁，一想到黑木柜，他就像猫抓一样，他太想知道里面究竟装着些什么了。莫安安已经睡了，可是他却没有半点睡意，找了一些简单的开锁工具，就悄悄地去了公司。

公司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，他蹑手蹑脚打开了办公室的门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手电筒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才弄开了那把黑木柜的锁。

黑木柜里是一层层的抽屉，林子健数了下，刚好是五个抽屉。每个抽屉还编着号，分别用大写从一标到五。他好奇地打开编号一的抽屉，头“嗡”一下子就大了。这竟然是一个骨灰盒，上面还镶嵌着一个女孩的照片。

林子健的手开始有些颤抖，但还是鼓起勇气打开了它，里面空空的，并没有骨灰类的东西，正当他开始庆幸时，一张纸条从里面飘落了出来，纸条上写着两个血红的大字：诅咒。

第二个抽屉里依旧装着一个这样的骨灰盒，上面镶嵌的照片换成了一个很帅气的男孩，盒子里装着一张同样的纸条。

林子健苦笑着打开了第三、第四个抽屉，跟上面的两个一样，除了骨灰盒上镶嵌的照片不同，里面都装着一张写着“诅咒”的纸条。

尽管早已猜到第五个抽屉里的内容，林子健还是不甘心地拉开了，不过上面的照片让他傻眼了，那上面竟然镶嵌的是他的照片。

他打开骨灰盒，骨灰盒里一张血红的大字：恭喜你打开了诅咒的魔盒……

冷汗顺着林子健的额头，已经开始往下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“嗒，嗒……”的声音飘荡在午夜空旷的写字楼里，要多阴森有多阴森。林子健明明记得他上来时，根本没见到一个人。

声音越来越近，林子健感觉自己在发抖，刚才骨灰盒上看到的四张相片，逐渐在脑中清晰起来，他们开始从骨灰盒上挨个跳下来，张着血红的嘴对他说着：“下来陪我们吧……”

恐惧像无孔不入的病毒，开始丝丝缕缕入侵林子健的身体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，他开始后悔。

办公室的门就在这时打开了一条缝，一个身影钻了进来，“嗒嗒”的声音是从她的脚下发出来的，这是女人的高跟鞋声。

灯亮了，是黄樱，慌乱中他手中的第五个骨灰盒“啪”地一声掉在了地上。黄樱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诅咒的魔盒打开了，诅咒就要来了……”

该死，又是诅咒！



林子健要疯了，他顾不得斯文，几步跳到黄樱面前，恶狠狠摇晃着她的肩膀道：“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诅咒？”

黄樱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传说，七月十四出生的人是来自地狱的使者，他们会在这一天重回地狱。”

七月十四，不正是林子健的生日吗？

他指着那几个抽屉：“那他们呢？他们怎么回事？”

黄樱好像疯了，她狞笑着朝外走去，自言自语着：“死了，他们都死了……”

直到她一步步走远，林子健的手心里还全是汗，黑洞洞的黑木柜在惨白的灯光下更平添了几分诡异，那个镶嵌着自己相片的骨灰盒真是诅咒的魔盒吗？它真会夺走自己的性命，让自己成为这个黑木柜里的编号五吗？

再也不敢在办公室久留，林子健出门朝电梯走去，等了半天电梯没有动静，他叹口气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走楼梯。回到家，他直奔卧室，莫安安不在床上，这么晚，她会去什么地方？林子健一想到那些骨灰盒和黄樱的话，头更痛了，这时，莫安安端着一碗鸡汤进来，轻声说：“子健，喝点鸡汤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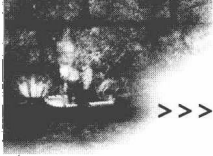
他了摇头道：“先放着，我现在不想喝。”

“不喝，那咱们来玩游戏吧！”

莫安安说完，变戏法般拿出三样东西：“这里有醋、盐和辣椒，你说，你是选择吃这三种呢，还是选择喝鸡汤？”

“安安，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游戏？你难道不知道它们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？”林子健问。

安安愣了一下，轻轻说道：“我和姐姐从小就喜欢玩这个游戏，我们管它叫三和一。”过了一会，她又自顾自地说，“有一天，我和姐姐出去玩，我们看到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，那小猫好漂亮啊，全身的毛都是金色的，我和姐姐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。我们拿牛奶给它，它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。后来姐姐向我宣布，她决定要养这只小猫做宠物，我当然不依，因为我想让它做我的宠物。最后我和姐姐就玩起了三和一的游戏。姐姐拿出她养的一只小狗，一只小兔子，一只小松鼠让我任选一种作为交换。我没有答应，我真的太喜欢那只小猫了。我们一直争持不下，后来，我们只好把那只小猫活埋了。”



>>>>七月十四<<

林子健又开始流冷汗了，他难以相信如此善良的女友竟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。他忍不住问道：“可是，你们为什么不选择一起收养它？而要选择杀死它呢？”

莫安安叹了口气：“你是真不明白，还是假不明白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一起分享的，比如感情。”

第二章 莫安安的秘密

林子健的眼睛突然睁得老大，他看到莫安安的后背上，贴着两个血红的大字：诅咒。

“咔嚓，咔嚓”，林子健又被这个声音给惊醒了，这样的声音在午夜总是阴森里透着一种莫名的恐怖。他的心揪成一团，爬起来蹑手蹑脚走到客厅。

只见厨房里一个长发飘飘的女人，手里正拿着一把刀，“咔嚓，咔嚓”用力磨着，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着：“五月十七，五月十七……”

林子健叹了一口气，莫安安又在梦游了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五年了。

五月十七是莫安安的生日，林子健不明白的是，她为什么一到每年的生日，就会习惯性地失踪一天。回来后，还有本事理直气壮地否认，仿佛她的日子，就是直接从这里跳过去了一般。

莫安安提着刀朝林子健走来，明晃晃的刀口正对着他，他倒吸一口冷气，吓得连连后退。看着莫安安面无表情地走进卧室重新躺好，他这才跟着进去，重新睡在她身边。

明天就是五月十七了，看着像个婴儿熟睡的莫安安，林子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感到无助过，她还会失踪吗？

直到天亮，林子健才在迷糊中睡去。等他醒过来，习惯性摸了摸枕边，莫安安已经不在了。他大叫了一声：“安安。”

闻着厨房里飘出的小米粥香味，林子健才松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般嚷着莫安安的名字，朝厨房奔去。



到了厨房，林子健傻了，煮粥的是吴嫂，他懊恼地问：“吴嫂，知道安安去什么地方了吗？”

她回答道：“不知道啊，我一大早来，就没有见到安安小姐，以为她还睡着呢！”然后大概看出了林子健的迟疑，又小声解释道，“今天安安小姐生日，所以我过来……”

林子健突然觉得很委屈，连个保姆都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可她却从来不给自己一个陪她过生日的机会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声吼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每年的五月十七你都会躲起来？莫安安，今天，哪怕你是上天还是入地，我一定要把你揪出来。”

他铁青着脸掏出手机，按出一串数字，很快，卧室里就传来一阵清脆的声音，是莫安安的手机铃声。

吴嫂一阵小跑进卧室把手机递到了林子健手中，她的手机上，打出打进的只有他的电话号码。他烦躁不安地在家里踱来踱去，想把最近发生的事情理顺，可哪里理得清？他越要想明白，却越想越觉得糊涂。他干脆也不想了，打开电视看着早间的新闻，借着咸菜，津津有味地喝起小米粥。

“吴嫂，再来一碗。”半天不见动静，抬头一看，吴嫂也在家里踱来踱去，嘴里不知道在嘀咕着什么。

“吴嫂！”林子健大喝一声。

她“啊”地一声哆嗦着小腿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安安小姐去什么地方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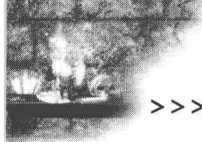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问你这件事了吗？吴嫂，你在害怕什么，难道安安是被你藏起来了？”

她的脸“唰”一下子白了，半天才语无伦次地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的事情，你可别乱说。”

林子健冷冷一笑道：“没有最好，如果真让我查出你跟莫安安的失踪有关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说完，他抹了抹嘴，关上门上班去了。

刚到公司才坐下，林子健就收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，说吴嫂从他家的阳台上摔下来死了。

等他赶回去时，公安局的人早已经到了，负责此案的是一个叫杨帆的年轻



>>>>七月十四<<

警官，一见他就大声问道：“你就是林子健？谈谈你最后一次见到吴嫂是什么时候？”

一看那架势林子健心里就老大不舒服，阴着脸答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怀疑吴嫂是我杀的？”

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：“对不起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

这时，一个年轻的警察从楼上跑了下来，把一张指条递到了杨帆手里道：“杨帆，经鉴定这女的是自杀，这是她写的遗书。”只见纸条上面弯弯扭扭写着几个大字：对不起，我真的承受不住了，我走了，你们要好好活着！

林子健一头雾水，他记得当初找吴嫂来家里做保姆时，吴嫂告诉他她早没有一个亲人了啊！可是她的遗书，现在又是写给谁的？她到底承受不住什么，非要跳楼自杀？吴嫂安静地躺在地上，当然不会告诉林子健为什么，可她的脸上却写满了绝望和惊恐。

她究竟在怕什么？这会不会跟莫安安失踪有关？

林子健正暗自沉思时，一双有力的手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好啦好啦，刚才，如果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，还望多担待。”扭头一看，是杨帆。他努力地想挤出点笑，可哪里笑得出来，吴嫂的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

他突然想起和莫安安的相识，那天，也是五月十七日。他正驱车出去，莫安安仿佛从天而降般撞到了他的车上，是他把她送到了医院，然后看她无家可归，又收留了她。吴嫂也是那天为了方便照顾莫安安，自己从劳务市场找来的。

人群散尽，林子健突然想起莫安安有上网的习惯，他回到家，打开电脑，在 QQ 的登录框上输入她的 QQ 号码，才试了几次密码，就成功了，密码正是她的生日。

刚登陆上去一分钟，就有人跟他说话了。

一个叫一米深蓝的人满是惊讶地问道：“你，你，你今天怎么会上线？”

“我今天为什么不能上线？”

“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”一米深蓝丢下这句话后，头像一下子就黑了。不管林子健怎么问为什么，他就像哑巴一样，再也不出声了。想到自己的 QQ 版本有检测 IP 地址的功能，他记下一米深蓝的 IP 地址后，打电话给电信局的朋友

帮忙，查这 IP 地址的信息。很快，朋友告诉他，一米深蓝的注册信息，是一个叫杨玫的女孩子，家住幸福小区 A 栋 11 号。林子健谢过朋友，火速朝幸福小区赶去。

敲了半天门，才有个女孩慢吞吞打开门探出头来：“你叫杨玫吧，网名一米深蓝？”

她看了一眼林子健，既不回答她是不是杨玫，也不说她是不是一米深蓝，只是神经兮兮地嚷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别问我。”

林子健又好气又好笑地反问道：“你知道我要问你什么吗？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她就惊叫道：“莫安安的事情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”话刚说完，就“咕咚”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林子健探了探，发现她已经死了。他掏出电话机械地报了警，很快，警车呼啸而来。为首的又是杨帆：“今天是不是也太巧了？竟然又在第二个命案现场遇到你？”

还能说什么，林子健只能苦笑。

警方初步断定杨玫是心脏病引发的猝死，尽管如此，林子健还是不得不去公安局走了一圈。等警方调查完所有的事情，证明这一切只是一个意外，跟林子健无关时，已经是华灯初上之时。

走出公安局，林子健慢慢朝家走去，昏暗的街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回到家，莫安安还没有回来，他没有开灯，任自己坐在黑暗里。吴嫂和杨玫的脸一直在他眼前跳跃，他突然害怕起来，他还应该继续去找莫安安吗？可不找，她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

手机有短信提示音，他打开一看，发短信来的是一个陌生号码，短信上写着：不要再继续找下去了，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你！

这是警告吗？

照着这个号码拨过去，电话没有打通。不过这倒在预料之内，对方既然发短信警告，又怎么会让自己找到他呢？

林子健去了移动营业厅，想查到这个号码的机主信息。不过被移动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告知他没有这个权限。呆呆地站在移动营业厅门口，碰巧在移动公